



■ 操建华

我虽身处湖北，但一直没有对“荆楚”二字作深入考究，直到看了一个村庄，才往事越千年，手由心生地为此村庄赋予“楚天翹楚”四个字。

据考：荆和楚均为落叶灌木，汉水流域最常见。荆楚，作为地名别称，专指我们所在的湖北省。楚，作为战国的诸侯国，其全盛时期大致为现在的湖北、湖南全境和安徽、河南、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江西、重庆、贵州、广东等省市的大部分区域。千古以来，秦岭以南，基本都生长着茂盛的荆楚灌木。楚国八百年，其前期曾在丹江流域和浙水流域盘踞近三百年。后来虽被秦所灭，却被楚南公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言中，无论陈胜、吴广，还是项羽、刘邦，灭秦之人均为楚人，七国归秦，秦邦很快被取代。

历史学家说，楚是楚人独创文化的渗透力量。楚人的原创力量，农业、工业、水利、铸冶、冶金，都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高峰。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和荆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足以证明。二是楚人艰苦奋斗的力量。楚人从汉水到长江，经过一两百年创业，安

抚吞并数十小国建立楚国，定都荆州，创立了春秋时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诸侯国。这是团结和勇于获得的力量。楚人从中原进入南蛮之地，把所到之地的人民团结、调动起来，不断发展壮大，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所在。

归结起来，楚人的精神就是：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抚有蛮夷，以属华夏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

斗转星移，这种文化基因竟然在二千多年后的楚国腹地神农架、保康和房县交界处的一个叫尧治河的村庄得以传承与创新。

2019年3月，我随十堰市文联机关支部一起，在全省党员教育基地的尧治河参加主题党日活动，这才领略到了尧治河的精神内涵。

位于大山深处的尧治河，曾是一脚踏三省的弹丸飞地，其地貌宛如人回天牢。但楚地尧治河人的手却把大山牢牢锁住。从1988年开始，他们像愚公一样，凿石修路，筑坝办电，改田建园。产业从邻近的保康、房县、神农架扩展到枣阳、随州及湖南等广大地区，年产值40多亿元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，他

个穿山隧道，很难想象这都是村民纯手工“制作”。为了拦水发电，他们发动群众倾其所有，男女老少，肩挑背驮。但大坝刚刚建成，却被大水无情冲毁，村党支部书记孙开林在全体村民的嚎啕大哭中振臂高呼：“力气用了再回来，大坝垮了我再建。”就是这样的永不放弃，终于建成永久性水电工程。其奋斗精神决不亚于上世纪60年代的林县红旗渠。所不同的是，尧治河以一村之力筑坝发电，林县以一县之力修渠引灌。这之后，尧治河村又先后收购兼并保康县境内5座水电站。

尧治河人说：昨天靠精神，今天靠发展，明天靠文化。但尧治河成功的本质还是来自精神文化的自信。

在对这方面山水重新安排和布局中，他们又意外地发现了确凿。之后，他们多轮驱动，按照硬化强村、水电急村、生态兴村、科技富村的发展战略，形成了磷化业、水电业、酒业、旅游开发的企业集团，全力打造生态第一产业。产业从邻近的保康、房县、神农架扩展到枣阳、随州及湖南等广大地区，年产值40多亿元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，他

们对矿产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，对村民聚居地进行文化再造，既有上古的尧文化、战国的楚文化，又有属于尧治河自己的特色文化。

放眼尧治河，山是青的，座座如金；水是绿的，条条似银，他们敢于把创业的过程梳理出来立此存照作为镜子，善于把失落的农耕文明打捞起来供人追思，他们知道自己是谁，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，也知道为了谁、依靠谁，他们能够把文明的碎片拼接起来形成作品，所以，人们在这里看到的山水林田路，满眼是景区。他们户户住别墅，人人是股东，要死死党，要苦苦干部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能够一呼百应、步调一致、不落一人地朝目标进发。

尧治河的领头人孙开林，他的名字恰好包含了楚人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的精神。鄂西北的一片弹丸飞地，就这样在他和党支部的带领下，一步步涅槃为楚天翹楚。翹楚，晋海的解释是高出杂树丛的荆树，在荆楚大地，尧治河不正是这种荆树吗？而且这种荆树还是我们近邻，然而，它不仅属于楚湖北，更属于尧舜中国。

桃花岭上桃花开

(外一首)

■李秀峰

去年夏天，我把玄奘山
写进一首小诗
我说，那些树修得正果
昨夜小城又东风
遥望岭上桃花红
玄奘观的钟声响起
又一次提醒我
花季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

小城南山自悠然

小城高楼林立

听惯了天河的浪涛
那些高速公路昼夜难眠
一年四季，动静不小
玄奘山不眠不醒
悠然不动之中仙气缭绕
柳林松林森林深处
每一处亭台楼阁和石阶
都能让我放慢脚步
叹两口山风
听一听心声

蝶恋花·元日

(外二首)

■王天祥

又是一年紫茅久。
藏在心头，
常看窗前柳。
摇曳丝绦千招手，
收留怕见挨歌柳。

元日归来庭影瘦，
怀旧斜阳，
一照温馨厚。
多少情怀藏旧恨，
余晖浅月黄昏后。

春天的脚步

荆树丛中缀小星，
鸭黄已替柳枝青。
烟笼浅绿窥疏影，
红嘴莺歌早几声。

职院赏樱

红云满院绕园飞，
空观观潮百浪堆。
一睹芳容先为快，
十光瑰影纵伊推。
奇能阅尽书情美，
妙笔难书日共晖。
有梦能工修匠匠，
师生同举振兴杯。

春游丹江口

■巴山松

阳春三月户外游，
踏青观花江口游。
环康公路赏美景，
放飞心情释忧愁。
网红桥上留摄影，
碧波江中荡轻舟。
江南江北杨柳绿，
山前山后美如画。

腌制酸菜

■柯何南

在寒天冻地、万物凋零的日子里，先人们很早就掌握了储藏过冬的技艺，而腌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。《诗经·雅·信南山》记载：“中田有谷，疆场有瓜。是剥是蔬，献之皇祖。”道就是腌酸菜，腌的东西当然是田中的产，场上的瓜，这说明西周时期腌菜已较为常见。大约在宋朝以前，南岭以南的地区并不腌菜，因为那里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，只有北方人才会吃这些气味难闻的腌制物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腌菜广泛传播，发展出桶、桶、缸、高五丈八尺的腌制技艺。这些技艺创造出丰富多样的舌尖美味，给平淡无味的生活擦起了波澜，让人们在艰难的岁月里对一日三餐还有些盼头。

大多数十堰人是无酸不欢。在许多人的记忆里，童年可能就意味着一碗酸菜面，一坛酸白菜，一碟酸辣藕，在我老家房县，几乎家家都腌酸菜。一般是将青菜洗净，晾干，平放进大瓦缸里，放一层菜撒一层盐，用青石压好，加满新汲的井水，密封后放到阴凉处发酵。腌菜技术易学难精，虽然每家腌菜的工序都大同小异，可是酸菜的味却各不相同。我至今依然记得奶奶腌的酸白菜，色泽青黄，鲜香扑鼻，酸味十足，从菜坛里捞起来就可食用。要说有诀窍，那就是奶奶腌菜时，先将韭菜结一个环，然后在环中嵌入一个青辣椒，发酵过程中韭菜与辣椒的材质深度融合，散发开一种特有的酸香味。这味道，也许便是令人难忘的故乡味。

如果把房县的腌菜方法称为“冷腌法”，那么郧阳地区的腌制法则可以叫做“热腌法”。郧阳人腌菜时，先将菜在开水锅里轻焯一下，杀青变色后放进瓦缸里发酵，一般不放盐，不加水，即便是做酸菜需要加水，也只能加凉开水。这样腌制出

来的酸菜味内敛，不及冷腌的酸菜脆嫩，在以酸为主的竹溪菜里是不用的。但是清淡无盐的酸味使它更显得百搭，在做酸菜面、配炒菜上比冷腌的酸菜略胜一筹。郧阳人腌酸菜不喜欢放盐，所以菜缸里常有臭味，酸菜也保存不久。不过现在的防腐技术很先进，腌酸菜早已批量化生产，在大小超市都能买到各色腌菜。上次回老家，看到门前的十里河滩已被人承包种上了豇豆，上万斤的豇豆直接扔到挖好的发酵池里，腌制以后再包装上市。

今天十堰人的餐桌上已经离不开酸菜，虽然市场上新鲜蔬菜供应不断，但是每到腊腌时节，竹溪、竹山、房县的农家家家户户把盆盆罐罐拿出来洗干净，腌制白菜、萝卜、韭菜、辣椒，这情景一如陆游在《咸亨十韵》里所描写的那样：“九月十月屋瓦霜，家人共畏腊腊。小舅大能盛馔，香松绿韭甚富藏。”郧阳人腌酸菜因为要焯，所以选用的材料是腊菜、芹菜等，对时节的要求并不像冷腌法那样严格，只要想吃随时都可以腌制。

腌酸菜能开胃，能去油腻，酸菜煮鱼、酸菜炒猪肉等都是家常菜，但是要做好并不容易。十堰大多数面馆、粥店会切一盆腌酸菜让人自取，煲汤馆里也会先上一碟酸萝卜或酸白菜，一般的家庭或多或少都存有腌酸菜。过去食物短缺，人们靠酸菜度日，现在生活富裕了，酸菜成了饱食之余的小惊喜。如果从从大肉肉的酒场中抽身，以节俭惜福为时尚，回家煮一碗面条，切一碟酸白菜，撒上香油葱花，这样的日子也许更有滋味。就像朱敦儒在《朝中措·先生饯病老唯医》词写的：“先生饯病老唯医，亦未厌厌炊。自畦中白菜，腌成蟹里黄，肥葱细点，香油慢炒，汤饼如丝。早晚一杯无醉，神仙九转休痴。”



清水芙蓉

夏德芳作

山里的春

■卢永生

我的家乡在十堰南部的一个山区县。山里的春天很美，但真正能唤醒我春天的记忆，是离家不远的——一条土堤外的巨大油菜花田。堤岸不是河流堤，只是一条沟渠，蜿蜒地伸展开去，直伸到那条大河边。堤是葱翠的，有一排排洋槐树，每到四五月份，这些树上会开出累累的花来，白白的，像轻盈云般笼罩在翠绿的花枝间。微风吹拂，间或有黑色的燕子掠过。麻雀在枝头间跳跃，在明媚的阳光下，它的叫声显得分外悦耳。

岁月是一条河，而人的一生，其实是由无数个相同相续累积起来的。虽然从哲学的观点来看，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总有些不同，没有谁能踏入同一条河流两次。不过过多的相同会令人感到乏味，唯有那“不同”倒是能深入骨髓，直抵灵魂。以至多年以后，虽过了一层岁月的流光，但总是留在某一个角落，不经意间就流了出来。如这样一个黄昏，如这样一个黄昏下的长街。

春姑娘轻穿翠绿的衣袖，迎着微风飒飒而来，她调皮地拨弄着柳枝的绿。仿佛一夜之间，桃花红了，柳树绿了，江河大地苏醒了，天空明净了，人们都满面春风。春天的景色太美了，万物生机勃勃。春雨就像一个梦，一个美丽的梦。

其实在月夜的沉睡里，我就听到了春的呼唤，那是一个绮丽的梦。梦里我推开了窗户，窗外开满了绚烂的花朵，一朵朵千红，分外妖娆，让我进入了春的梦境。啊，多么美丽的春天啊！

这种记忆犹如如一个甘甜酒藏在里面，那么香，那么轻，那么醇的一杯酒。轻轻一饮，便会幻化出无数迷迭的幻想。大概少女的眼里，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清丽的，哪怕只是一座小小的山峰，一滴剔透的柔雨。也许多年以后，我会在薄雾的黄昏，坐在岸边的一条长椅上，看落月随风而转，看夕照落山，还会想起那片草地，那条长街，只是在那种秋风萧瑟的环境里，更有一番什么韵味呢？春天来了，还记得我们在春天里的约会吗？你说：当轻风的风越过屋檐与阳光在半空中握手。当花儿散着醉人的芳香香竞相开放时，你会踏着春天的脚步，沐浴着暖暖的春光，与我一起去聆听那花开的声音，一起去品味那满园春色和醉人的鸟语花香。

眼下，春天的脚步已经来临，蛰缩了一冬的万物伸开了自己的身躯，在春姑娘那温柔的微笑中，慢慢苏醒过来。沁人心脾的花香已四处弥漫，而我们相

约在春天的约会，已化作美好的回忆，你的话语似乎还在我的耳边回响，你的笑容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而此时的我只能呆呆地望着夜空，对着月亮和星星发出无声的叹息，看着星星与星星之间无奈的对视，听着月亮与星星之间孤独的叹息。我仿佛感觉到了它们的孤独、无奈，感觉到它们与我们一样，虽然近在咫尺却相隔如万重山。

我知道这世上，有些人，有些情，一旦错过就无法再追回。回想往事，感觉就如同一场梦，为什么不让思念随风而去？为什么不让记忆从此尘封？为什么不让悲伤和泪水冰冻在冬日里？为什么心头会有那么多牵挂？难道真的是越想忘记，已经遗忘却又无法忘却吗？春天里的约会，是我无法忘却的记忆。每当春暖花开之时，我总会在心灵深处想起你，想起你离别时远去的身影和凄婉的微笑，总会有一份抹不掉的回忆和淡淡的忧伤萦绕在心头。总会在平静的夜晚搅动心弦，泛起苦涩的苦涩。

昨夜春雨雨，我竟在半梦半醒之间，听了一夜的春雨。待天色将明未明之时，又依稀看到儿时家旁的小径，这才知道，原来记忆总在心里的某一个角

落，从不曾离去。

春天是美丽的姑娘，她窗秀发，镜中展笑颜，巧手采来彩云，七彩彩虹嫁衣，太阳做她的新郎。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柳树已经有了嫩绿的长发，她们在阳光中尽情摇曳，就像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婀娜多姿的身影在春风里摆动，长发也随着飘动起来，真是美丽极了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春天本是只是岁月的一个轮回，年轮的一个变迁。也许几年，也许几十年，甚至几百年，山还是那山，水还是那水，乃至亭台还是那亭台，楼阁还是那楼阁，只是添了人进去，总是会惹出春愁的牵绊，春愁的牵挂。不然，零地的花尘，新绽的浅绿，就不会平添了欢喜或愁，或欢愉或辛酸的记忆。记忆是瞬息万变的，可是随着时光的流转，这记忆也会逐渐渺然，乃至记不起何年何月何日，有看何人何物何景。只剩了悠远的韵味，慢慢淡忘前尘旧梦的意味来。

所以在这一个被薄雨浸润了的春晨，就让我于半梦半醒之间，且看了小鸟的啁啾，且看了春光的微明，远离凡尘的喧嚣，放下俗世的杂念，将有关春天的记忆慢慢翻检出来。